

大江西流觴洲湾

■江南月

“觴洲湾,觴洲湾了不起,长江见你,回头三十里……”著名诗人冯康男多年前游览嘉鱼觴洲湾后,激情满怀写下的诗句,至今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。

今年5月的一天,我和嘉鱼县残联的七十多位代表,前往觴洲湾瞻仰觴洲湾抗洪烈士陵园,参观觴洲湾 98 抗洪纪念馆。

我对觴洲湾的认知甚少,仅知道相传觴洲湾旧时有“小汉口”之称,商贾云集。“觴洲一条堤,家家打芦席”的民谣流传甚广,“觴洲圆子”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觴洲小曲酒”也远近闻名。国家非遗民间乐器呜哟,起源于觴洲湾古时放牛娃用泥巴捏成的乐器,经非遗传承人毕寅生研制推广后,现已享誉国内外。

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后,我们来到了位于中堡村的抗洪烈士陵园。青山无语花垂泪,绿水呜咽草含情。我们手持鲜花,缓步进入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,以抗洪英雄高建成烈士为首的十九座墓碑巍然耸立,墓碑基座上的烈士塑像英气勃勃,栩栩如生。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,一向英烈们默哀、献花、致敬!他们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!是我们最可爱的人!

瞻仰完毕,我们驱车前往觴洲湾 98 抗洪纪念馆。公路旁的村庄干净整洁,一望无际的田野里,金黄的麦子已成熟,等

待农民的收割。宽广的觴洲镇街道车水马龙,商铺林立,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在觴洲湾 98 抗洪纪念馆里,随着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述,伴随一个个展览厅声光影像现代科技的演示,波澜壮阔的 98 抗洪抢险英雄壮举重新浮现在我们眼前……

1998 年 6 月至 8 月,长江流域爆发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。滚滚长江东逝水流至觴洲湾转向西流三十里,独特的地貌使其成为保卫大武汉的天然屏障,同时也增加了觴洲湾的防汛压力。8 月 1 日夜,觴洲湾大堤突然溃口,汹涌澎湃的洪水瞬间无情地吞噬了田野、村庄、农舍。

前来救援的解放军指战员高建成在险情面前,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,在洪峰中托举战友而英勇牺牲,年仅三十三岁。

七岁的江珊被奶奶推上一棵树,奶奶遇难前对她说:“紧紧抱住树干,死也不松手!等头上戴红五星的解放军叔叔来救你!”小江珊在滔滔洪水中,紧紧抱住树干,坚持了九小时,终于迎来生命的曙光,被解放军王明华救下……灾后,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,她茁壮成长,如今已成为武汉铁路公安处的一位民警……

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。觴洲湾的灾情,牵动着党和政府、全国人民的心。来自全国的救援资金和物资,极大地鼓舞

着抗洪救灾军民的斗志。一封封请战书像雪片般飞到指挥部,“哪里有困难,我们上!哪里有风险,我们上!”抗洪救灾的军民万众一心,众志成城,冒着高温酷暑,肩挑手扛,大战洪魔,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英雄群体和个人,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小。

洪灾过后,英勇无畏的觴洲湾人民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,重筑大堤,重建家园。如今的觴洲湾已建成临港工业新镇。

展览厅的冲锋舟,仿佛屹立着战士们英勇向前的高大身影;玻璃柜里的请战书,似乎回荡着共产党员的铿锵誓言;大幕上的觴洲湾新貌,如诗如画,展现着觴洲湾人民的幸福生活。

在觴洲湾抗洪烈士陵园,在觴洲湾 98 抗洪纪念馆,我们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受到震撼,我们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得到洗涤和升华。那首当年传唱全国的歌曲《为了谁》仿佛又在耳边响起:“泥巴裹着双腿,汗水湿透衣背,我不知道你是谁……我的父老,我的乡亲,我的兄弟姐妹……”

二十多年过去,在西流觴洲湾这块热土上,英雄无悔长眠,家园浴火重生。觴洲湾,这颗镶嵌在长江之滨的璀璨明珠,正焕发着耀眼的光芒,那么亮,那么美!

■镇九州

富水流韵

富水河汨汨而歌,流淌的不只是清波,更是绵延千年的风物长卷,韵致悠长。

发源于幕阜山北麓的这条长河,在鄂东南的群山间蜿蜒流淌,自西向东流淌 196 公里,似一条碧绿的绸带,将幕阜山的雄奇与长江的浩渺温柔串联,最终在富池口投入长江怀抱。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称其为“富川”,而今人更愿唤她“富水”,这名字,道尽了山水相依的温润气质。

富水河的脾性,藏在它蜿蜒的河道里。上游三界尖至通羊镇,石灰岩峡谷中河水湍急如箭,两岸山势如刀劈斧削,却在新桥处忽转柔情,与通山河相拥成 V 字形河湾。中游丘陵地带河谷宽展,岩溶地下水悄然渗出,滋养着“华中漓江”的秀美。待到下游富水湖,水面骤然开阔至 4 公里宽,12 万亩碧波间,72 个岛屿星罗棋布,恰似“群峰倒影山浮水”的天然画卷。

最妙是牛鼻孔峡谷,两岸绝壁如削,岩壁色彩斑斓如壁画。当年在白岩山洞发现的恐龙化石,至今仍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。而燕厦河段的“小三峡”,更以“舟行碧波上,人在画中游”的景致,让画家们支起画板便忘了归期。

富水河,曾是鄂赣两省之间的“黄金水道”。明清时期,竹木排筏顺流而下,将

九宫山的楠竹、大幕山的茶叶送往九江码头。人文的印记,在河畔的传说里鲜活。慈口乡人代代相传:李靖为母守孝时,泪水化作慈水河;而闯王陵的松涛中,李自成与牛迹岭的往事,在柑橘花香里愈发朦胧。每年端午,几十支龙舟队劈波斩浪,桨声与号子声震天,划破的不只是水面,更是将千年祈愿化作飞溅的水花。

富水河的蜕变,藏在时代的褶皱里。1958 年,十万建设者以“一人一天一方土”的豪情,用肩挑背扛将山一般的水泥石料垒成铜墙铁壁;以“蚂蚁啃骨头”的韧劲,在富水河畔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的治水史诗。富水大坝的修建,让狂放不羁的河流化作温婉的湖泊,让“富川”化作“富水湖”。当人们站在坝顶,望着辽阔水面泛起的粼粼波光,很难想象脚下曾淹没明清古村与千亩良田。移民们“一步一回头”的离乡背影,与新时代库区“柑橘长廊”的甜香交织,谱写出沧海桑田的治水新篇。

如今的富水湖,正以“国家湿地公园”的新身份焕发生机。3822 公顷的湿地上,已记录到 516 种植物和 301 种动物,共同谱写生态乐章,白鹤掠过湖面,野大豆在滩涂上摇曳,构成一幅动态的《富水百景图》。而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 4A

级景区——隐水洞的开发,则让地质奇观与休闲度假完美融合,游客乘船入洞,在光影交错中感受“地心漂流”的奇幻。

富水河最动人的,是那抹烟火气。晨光初照时,渔家女在河汊处捣衣,棒槌声惊起白鹭阵阵;暮色四合时,老船工熄了柴油机,任木船随波漂荡,舱里是新捞的银鱼,舱外是满河碎金。岸边的村舍,青砖黛瓦间总探出几枝金桔,春来白花如雪,秋至硕果垂枝。隐水洞的溶岩奇观、富水乐园的欢声笑语,为这条古河注入新韵。人们在牛鼻孔大桥上,看晚归的渔船犁开碧波,船头伫立的鸬鹚,像极了水墨画里的留白。

这条河,正以另一种方式流淌。龙舟竞渡的浪花里,有乡村振兴的澎湃激情;湿地公园的芦苇丛中,水鸟和珍禽共享着生态红利。当夕阳为白岩山镀上金边,富水河依然如千年前的少女,在暮色里低吟浅唱,只是她的歌谣里,多了些关于未来的期许。

集自然之奇、人文之厚、烟火之暖于一身的富水河,恰似一部流动的《鄂南赋》。它以水为墨,以山为卷,在岁月长河里不息地书写着“山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华章。

富水河,这条碧绿的绸带,抖开处,尽是千年不散的流韵风华。

■陈华国

溯溪太阳山

太阳山的瀑布群像崖壁间垂下的一道道白练,在嶙峋的岩石上撞得粉碎。

走过的水渠确乎险峻,靠山一侧是渠水,靠外一侧是悬崖。仅地脚梁宽的水渠路面青苔斑驳,踏上去不免打滑,只得一步一挪地前行。溯溪而上,溪水清冽见底,水珠飞溅,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晕,又坠入深潭,化作翻涌的浪花。鹅卵石被经年冲刷得圆润光滑,在阳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泽。溪旁树木丛生,山雀不时从密林惊起,翅膀掠过水面,荡开细微的涟漪。愈近瀑布,水汽愈重,细密的水珠随风飘散,沾湿发梢与衣襟,在皮肤上留下沁凉的触感。

山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,带着草木与岩石的气息。愈往上行,水声愈响,最终化作连绵不绝的雷鸣。轰鸣声在山谷间回荡,时而如雷霆万钧,时而似远古

歌谣,与山风应和成自然的交响。仰头望去,瀑布顶端仿佛与天空相接,水流在坠落过程中被山风撕扯成缕缕银丝,又在潭面上重新汇聚成沸腾的白色浪花。白练似的水流从高处跌落,砸在潭中,激起无数细碎的水珠。坐在潭边石上,看那水花飞溅,竟痴迷了。未几,天色骤变。乌云如泼墨般自山后涌出,顷刻间遮蔽半壁天空。雨点先是疏疏落落地砸下,继而连成线又织成幕。溪水顿时变了脸色,原先温顺的水流忽而暴怒起来,裹挟着泥沙碎石,咆哮着冲向下游。瀑布愈发壮观,水量陡增,轰鸣声震耳欲聋,如雷霆万钧般张牙舞爪地扑向潭底。水雾弥漫,十步之外已难辨人影。

此刻的瀑布,与刚才的柔美判若两物。自然之威,原是如此可畏可怖,却又如

此动人心魄。雨幕中,瀑布仿佛诞生了生命,正发出嘲弄的大笑。一阵凉风袭来,寒意陡然爬上脊背,皮肤上立刻暴起细密的疙瘩。冰凉的雨水顺着脖颈灌入衣领,不由得打了个寒颤,赶紧将雨衣裹得更紧些。

原想观摩友人群瀑降,等了又等不见踪迹。手机信号飘忽不定,数次拨号尽数淹没在忙音里。行至安平寺,忽见眼熟的越野车静立墙边。终究来了,却不知此刻身在何方。可是在某处山坳与怒溪相搏?抑或觅得干燥岩穴暂避?想来此刻,非是征服飞瀑,便是被飞瀑征服罢了。

雨势渐歇,天色却愈发阴沉。回到山下,回望太阳山,它隐在雨幕中,只余一片朦胧。唯有湿透的衣裳和腿上被岩石刮出的红痕,提醒着那并非幻觉。人在自然面前,终究不过是贴着地皮生存的虫罢了。

长筷子 腊猪油

■王定授

9 岁那年,我离开老家杨林去车田读四年级,学校离家有五六里地,要住宿寄读。

学校设在车田的“王氏宗祠”里,一个年级一个班。一日三餐,开饭铃声响过之后,同学们就在祠堂的大厅里排队端饭,吃饭的时候,一个自然村的同学——多半也是同宗兄弟——围在一起。

我还记得母亲为我准备的“菜肴”。周一周二会是时令蔬菜,可以想见,新鲜的豆角、南瓜之类,装在搪瓷缸里和米饭一起高温蒸煮一个小时,出笼时的模样。母亲通常会把一周的腌菜在家里煮好,装在一个竹筒里,然后切一块足有二三两重的腊猪油埋在竹筒里面。每餐用筷子在饭钵里搅动一下,使米饭含有“油水”,这是我作为独生子,在当时那种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难得的奢侈。在那个年代,上学的年龄参差不齐,同一个班甚至有相差五六岁的。我们班数我最小,还有高年级的同学。每餐“围餐”的时候,我菜筒里的大块腊油很快会被“抢食一空”。

周末放假回家,我会把学校的零碎事与母亲分享,其中也包含众人抢分腊猪油的趣事。母亲说:“我想个办法,让你一周都能有猪油油嘴。”——母亲拿来一双足有尺长、做油面用的长筷子,现场操作演示,将生活的幽默智慧演绎给儿子。她又将一周的腌菜煮好,放到门口的风口吹冷,然后用长筷子将煮熟的腊猪油塞入菜筒底下,母子二人露出了会心的笑。上学后,我先是如法炮制,端饭的时候将腊猪油在饭钵里搅拌一圈,再用长筷子把油团抵入菜筒底部。同学兄弟因为筷子短,只有“鞭长莫及”的遗憾。但这只是短暂的“智慧演习”,第二周我就把长筷子当作了火种钳,依然与少年同学快乐分享起腌菜筒里的“腊猪油”。

岁月匆匆,如同当年祠堂檐下飞逝的鸟影,转眼已是经年。那双一尺长的油面筷子,早已不知遗失在岁月的哪个角落,连同那只承载了童年滋味与母亲巧思的竹筒菜筒。然而,那长筷子短暂守护的腊猪油香气,却仿佛从未散去,它早已穿透时光的帷幕,悄然沉淀为我生命底层的另一种滋养。

母亲的智慧,是生活严苛逼出的光芒。她用那双长筷子,巧妙地为我抵御了匮乏年代的“掠夺”,在有限的物质里,为我辟出一方小小的、独享的温暖。这短暂的一周,是母亲用她的机敏,在我幼小的世界里竖起的一道温柔屏障。这是一种源自母爱的、本能的智慧,是生存的韧性与巧思。

然而,少年时我选择放下长筷子的“特权”,重新将菜筒置于伙伴们能触及的地方,让那珍贵的腊油重新成为共享的滋味。这看似简单的回归,却在不经意间,触碰到了更深一层的人生智慧。

母亲的智慧在于“守护”,而少年懵懂的选择,却指向了“分享”与“融入”。我忽然明白,那短暂的“独享”虽解决了表面的困扰,却也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无形的篱笆。而主动撤下这道篱笆,与同窗兄弟共享那点难得的油腥,换来的不仅是竹筒里瞬间被分食的腊肉,更是少年伙伴间毫无芥蒂的欢笑、同甘共苦的温暖情谊,以及一种在集体中自然流淌的归属感。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底色上,这份情谊本身,就是另一种弥足珍贵的“油水”,它润滑了艰辛的求学时光,滋养了心灵。

那双长筷子,最终丈量出的,并非仅仅是菜筒的深度,更是心灵所能抵达的宽度与温度。那竹筒底的腊油香气,也因此超越了物质本身,化作记忆中永不消散的、关于爱与联结的永恒滋味,历久弥新。